

忍冬

江東

初次見到二郎時他才十七歲，正是青蔥似的一個少年。那年冬天父親的生意垮了，高等學校也未畢業，我就被分配到二孀家寄住。搬進去的那天，二孀到車站來接我。二孀那時才四十不到吧，可是混身的氣味都是陰霉的，穿著一件黑布襖，頭髮往後梳著一把髻。倒顯得足有五、六十歲的模樣。或許是二叔走得早吧，倒是拖得孀孀這般衰老。下起雨了，二孀拉著我猛跑，虧她老人家還有這番體力，許是生活磨難出來的吧。經過許多腥臭的垃圾與陰狹的廊道，最後是一長段的木板梯。這一帶似乎是整個貧民區的邊緣地帶。空氣中瀰散著一股爛泥的腐臭味，屋後似乎臨著一條圳溝。聽二孀說是叫溪仔溝。她往旁裏一鑽，倒好像是個小鬼。我想，牆內莫不是閻羅吧？房間裏倒是清亮。一大片的玻璃窗像個洩洪口，透著冬雨中朦朧的光暈。一個少年從窗前轉過身來，對著二孀大叫：「阿母！妳看下雨了，下雨了。」清秀的臉上流溢著童稚的純潔，我幾疑是莽撞了佛顏。而這才醒覺到這雨下得好凶狠，怎淋得我一身狼狽。

那少年便是二郎。

一路在車上倒是聽媽提起。二孀家就是兩個男孩，一郎、二郎，很長幼有序的。二叔走得早，二郎還是個遺腹子呢！二叔當年也是個浪蕩子，尤其是喜歡杯中物。好像是有一次晚上出去，

隔天便沒有再回來。後來據說是一個農夫在挑肥時，才把他撈起。以後二孀便在街上兼了幾戶人家的衣服，幾個孩子倒也是在搓著揉著當中，點點滴滴的長大了。現在環境是稍微轉晴了，但是一直捨不得搬離貧民區。

「這個小漢的，村裏的人都叫伊二郎。」

二孀一面招呼我脫下淋濕的衣服，一面又叫二郎去拿毛巾、燒開水。

「厝內空間不大，以後你要跟二郎擠一張床。」

她堅持要我脫下所有的衣服，甚至薄薄的短汗衫。涼意像是一條蛇，輕輕地滑過脊樑。二孀使勁地用乾布在我身上搓著，或是素常洗衣服的功夫，竟搓得青白的皮膚上泛起了紅雲。她乾脆一把把我抱到懷中，搓我的脊背。雖然二孀尚未搓我的臉頰，但我可以感到它們已經燒得火紅了。一陣陣霉腐味鑽入我的鼻息中，我假意呻吟了一聲，二孀反倒把我摟得更緊。慌亂中，我覺得需要趕緊說兩句話，打開如此的窘局。

「二孀！」

「嗯！」

「怎麼沒有看見一郎呢？」

說來奇怪，二孀的手倒是停歇了，祇是微微地顫抖了起來。我緩緩擡起頭，眼前這婦人一時間倒又老了幾許。

霎時，我突然覺得那光從窗戶中奔來，刺得人眼睛好疼喲！

我難道問錯了什麼嗎？一郎呢？死了？

許久，二孀復又拿起毛巾來，開始擦著我的髮，祇是不再像先前一般摸著。但這使我更覺得窒息了。她的目光死死停在窗前那一團光暈前，喃喃地倒是說給窗聽的：「一郎在閣樓頂上，他已經瘋好久了。」

我剛擦乾的臉一下又濕了，被嚇出的冷汗濕的。

往後幾天我一直很忌諱著提起一郎。午夜夢迴，常常被閣樓上來來回回的脚步聲驚醒。間或傳來隔壁房中嚶嚶的啜泣聲。倒是二郎一直睡得很沈，白皙靜定的臉上，眉頭還輕輕感著。在半晦半明中，他大概是最安平的一個吧。

這幾天，不知不覺總會徘徊在通往閣樓的樓梯。直到目擊門上那道重重的鎖才愕然驚醒，而後是一股莫名的無奈酸楚醜著我。

有一天二孀上市裏去了，交代了中午不回來吃飯。飯後我又逗留在樓梯前。看到二郎端飯進來才慌緊靠桌坐下，但眼光卻始終跟著二郎上樓的身影，彈簧鎖「特！」地一聲彈了開來，二郎讓整個門洞開著，一會兒端起先前開鎖時擱在地上的飯碗，緩緩轉身對我說：「上來吧！」那聲口、那眼光著實不是一個十七歲的少年所應有的那份靜定。虧他還能如此淡然；祇是兩道輕輕感起的眉梢，竟也強挑起這擔沈痛的家世。

閣樓上倒是檢拾得樸素，單單張木床，實在也不容易顯得雜亂。朦朧間可以看見一個男子的身形，坐在床首，二郎伴著他坐下，一面要我卸去屋頂上的木板窗戶，一面一口一口的銀起那男子來了。冬日的陽光早就是乏力的，過午後便更顯得蒼白了。

「阿兄，來吃一口！吃一口就好，很好吃的喲！」

那男人是一郎吧！黝黑的皮膚裹著一副單薄的骨架。臉龐上卻是不脫稚氣，還很羞澀的垂著首，嬌癡地躲到二郎身後。

「阿兄，來，吃一口，吃一口我們就去看嘟嘟！」

二郎幾次也沒能推開他，而一郎卻死纏著要藏到他背後，祇是「不要啦！不要啦！」輕聲地抗議著。終於二郎把碗向地板上一放，顧自移到窗前大口大口地喘著氣。

「不吃你家的事，餓死好了啦！」他咆哮著。

失去了屏障，我第一次能肯肯定的捉著一郎的那對眸子，像兩面黑色的鏡子，又像兩口深黝黝的井，滿溢著一潭疑惑，凝視著二郎。一郎然後恭謹地捧起了飯碗，開始大口大口地扒著飯，濃眉虬結的雙眸，卻仍是癡癡瞅著二郎的身影。一會兒二郎復又挨回他的身旁，一大碗飯倒已被一郎扒完了大半碗。二郎憐惜地撫順著一郎逆立的髮。眼睛裏閃著一片淚光。

兩對眼睛彼此望著，而不可公平的，一郎的眼裏噙著疑惑，二郎卻癡成一絲淡淡的寬容。終於一郎放下碗筷，表示他不吃了。

「來，再吃一口，弟弟餵你。」
他假意地撒嬌，搖著他的頭拒絕。

「來，最後一口了。吃了這口我們就回去。」
他張開口讓二郎餵他。

「對——乖。好，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就好。」

這一次他不從了，輕輕推開了飯碗。二郎倒也不再哄他，祇是細細看著他咀嚼的動作。
陽光乍然伸進來了。遠遠地聽見幾聲零碎的汽笛聲，模模糊糊倒像是錯覺。二郎霍然奔到天
窗前，縱身鑽到屋頂上，一會兒大聲嚷著：「火車！火車來了！」汽笛聲還遠，他卻揮舞著雙手
大聲招呼著。

一出天窗，世界突然敞了。溪仔溝的鐵橋就橫在你的眼前；近得可以看到垂在枕木上的一隻
風箏，紙面上大力水手的圖樣。

火車近時，二郎忽然伏在天窗上向屋裏叫著「阿兄，緊來，緊來看火車嘟嘟，緊來啊！」一
郎倒真的搖搖晃晃地蹦了過去。二十多歲了吧，身體多少已有了幾分男人樣，但卻缺少那分靈活

。二郎拉得漲紅了臉，口仍不懈地喊著：「緊啦！阿兄，阿母不一定在車上喔！」

午後的火車並沒有幾個乘客，且多半在打著盹。聽到了人聲以為是進了站，才恍恍惚惚地轉
醒過來。祇看到兩個少年家站在屋頂上揮手狂叫。呪詛了一聲「瘋子」便又復睡去。

一張張的臉譜瞬間拉過，幾個還沒有睡去的旅客，紛紛張大了詫異的眼睛，好奇地看著。
「阿母！」

「阿兄，你看！阿母真的在車上。」

車上確實有一位婦人也挽了一把髻，穿著黑布襖服。還來不及分辨她的臉孔，這婦人早已站
起了身子，匆匆消失在車廂盡端。忽而出現在列車進出口的台階上，唧唧哇哇地叫起來，也聽不
出到底在叫喊著什麼，一雙手倒是看得出來是在揮著、趕著。

「阿母阿母……這是二郎啊！」

說著，乾脆脫下衣服來揮舞著、叫跳著。

一郎也學著他的樣，但是手拙，衣服祇拉起了一半，露出一圈光光的肚皮，口吻張著鴨蛋圓
，許是也要叫「阿母」吧！再攏得更圓些，竟「哇啦哇啦」顯自叫得好快活。

我很覺赧容，祇敢伸出小半個頭看著。

火車過後，二郎拉著一郎的手對著他說：

「阿兄！好久沒有在一起這麼高興地叫喊過了。」

一郎祇是似懂非懂地張著他大大的眼睛，一會「啣哇」兩聲，又兀自笑得好開心、好童稚。
不知怎的，未能與他們一起歡笑，我竟覺得是一種罪。不能解脫這一層世故的假殼，我總覺得
愧疚。

進入臘月後，我已經和二郎親如兄弟了。夜裏凍醒了。他總問一聲：「很冷喔？」我點點頭也問他：「你也很冷吧！」他總愛「嗯」的一聲算是同意了。然後兩個人都推一點被給對方相視而笑。

他常拉著我跑到溪仔溝的鐵橋上。在經過十多根枕木後會有一座凸出橋面的鐵架。我們便棲在那兒，一坐就是一個下午。二郎看他的河水。我卻回首望著那一片貧民區，矮矮的木屋子落得有一種無秩序的趣味。天地之間彷彿就祇有我們兩個人。

「二郎，你不覺得孤獨嗎？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你難道是一直都沒有朋友？」

「嘿！你難道不是嗎？」

「以前呢？」

「以前倒也會有過，但是他們誤解我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」

「你沒來之前，我在廟口幹過一陣子學徒，做土木的。在一起的還有四、五個少年家。有一次師傅要我照看一壺水。也許是太累了吧。等著等著我竟然睡著了。但是我知道這很危險，一直掙扎著醒過來，我迷迷糊糊地站起來，急得祇會叫著：「水啦！水啦！」當然可能早已經燒開了

。但他們都袖手旁觀著，黑狗林仔還說：「他是在說夢話。他媽告訴我他常常這樣子。」

「後來呢？」

「那壺水師傅自己打去洗澡了。」

「我繼續睡我的覺。」

「你難道不想解釋嗎？」

他看看我，祇是笑笑。自顧自低下頭來看著他的水流。突然又說：

「你不覺得嗎？站在高處看底下的水，總會有愈看愈深的感覺。而後漸漸被一種想跳下去的快意侵蝕著。」

我不怎麼理他，祇是嗯的一聲。我想他在開玩笑吧！祇管在那些參差的木屋子中找尋二郎家的閣樓。一會兒我回過頭來，二郎竟已有半個人掛在鐵架外了。兩個眼睛還出神地盯著河面。

「你瘋了！」我趕緊把他提起來。

「我本來就是個瘋子！」他大叫。

「我告訴你！那是別人誤解了你呀！」

「不！你看看一郎已經先瘋了。終有一天我也要瘋的！」我不知道他說得是什麼道理。祇是當注視著他的眼睛時總很輕意地相信他的話。

我沒有再跟他爭辯祇是小心著別讓他掉下去，漸漸地不再敢陪他到鐵橋上了。

清明的時候，二嬸帶著二郎和我到二叔墳上。山上一片荒蕪，四處起伏的荒塚延伸如海之波浪。二嬸該也有許久沒來了，二叔的墳早已長滿了蔓草。連墓碑都被掩住了，二嬸燒完了冥紙後，提著一把鐮刀在割草，我慌緊接下那鐮刀，逕自割著。二郎在我身邊一直催促著：「累了換我，累了換我。二嬸把他叫到碑前傍著她坐下。我想她總有些話要說給二叔聽吧！」

「金波！我帶著你的孩子來看你了！他很乖，是個聰明的孩子。這就是你臨去的時候留下的種。金波，你去了也就算了。爲什麼要留下孩子們受苦呢？……」距離漸漸遠了。倒也聽不真確說些什麼。二郎是一直沒有用心聽。祇是表面上裝得很恭謹，他時時斜著眼看我。有一次突然就躡過來奪下我的刀輕輕叱著：「唉！」

「小心這是忍冬花，不是害草。」

原來我聽得太神。沒有看見地上那白色的筒形花。

我慌忙道著歉，倒沒有想到他會發脾氣。

唉！對一塊石頭也真是不容易發生感情。

我割完了草，本想坐下來靜靜聽著，但是二嬸哭號的聲音實在把我嚇壞了，我趕緊跑過去，生怕發生了什麼事。

「金波啊！你是在地下還知道，你就要保佑啊！」二嬸哭倒在碑前，雙手抱著撼著那塊石頭，倒像生主要把二叔搖醒。二郎跪在一旁神情肅穆地聽著。

「金波啊！求求你就要保佑啊！保佑二郎就要康健啊！我給你磕頭啦！」說著竟真的用額角去磕那碑頭。磕！磕！鮮血濺開又順著粗石表面匯成一股小流。

「二郎！」我很驚訝二郎竟也不阻止。會出人命的；我忙抱起昏死在地上的二嬸。「二郎，她是你媽媽呀！」他這才有了了一絲感覺。「哇」地叫了聲「阿母！」整個人撲了過來，母子兩個抱著痛哭了一陣。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是多餘的。祇是看著那白色的忍冬花漸漸轉爲淡黃。

可惜二叔並不情願保佑，五月節還未到家裏便出事了。

那天我一回來，看到樓頂的門敞著。心想：或許二郎在上面吧！但看到那道厚重的鎖鑰在樓梯口時，一絲不祥掠過我的腦際，我衝到閣樓上，裏面真的是空的，天啊！你還要降什麼苦痛到這個家呢？

二嬸到村上一戶戶地跪，一家家地求。好不容易才有幾個少年家願意幫忙，但是一時間卻獨自找不到二郎，我安慰著二嬸：

「可能是二郎帶出去玩啦！」

可是整個下午過去了，當黃昏來臨時，幾個少年都不願意再找下去了。二嬸又一個個跪著謝著送他們回去。太陽漸漸向山邊躺下了。村鎮四週都找過了，入夜後希望更渺茫了。二嬸的臉上已經全失去感情，她告訴我：

「看到了二郎，不要告訴，千萬不可以告訴他。」

「二孀，一定是二郎帶他出去玩啦！」
我拂起二孀亂了的髮髻，一邊回答她。可是，話才出口，連自己都覺得不相信，說到一半便也不說了。

暮色四合，村子裏靜得很，祇有幾戶人家閒話家常的聲音溢出來，火車汽笛還在遠處便已糊糊模模地聽到了，這時候我突然想到一個地方，一定是，一郎一定是躲在鐵橋的棧架上，我趕緊衝到閣樓上。

當我卸下閣樓上的板窗時，二郎突然撞進來，四處搜尋著，他猛然抱著我，整張臉脫了人形般扭曲著，瞪視著我「告訴我，鐵橋上那個人不是一郎！快！快告訴我他不是。」我軟弱地偏過頭，避開他那灼人的目光，爲什麼？爲什麼總要我扮演這樣的角色。

遠處是西天火紅的晚霞，站在閣樓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列火車正出現在橋頭上，汽笛憤怒地咆哮著，車頭上的車長揮著他的帽子，試圖趕走立在橋中央的一郎。但是一切都太晚了。淚珠漫在二郎的臉頰上，在風中他嘶喊著，拒絕接受這個事實。列車必需前進，就像是神意必須實行一般地真實。祇是那車上的旅客爲什麼叫得那麼瘋狂，好像他們是勝利者，可以任意擺佈他們的虜獲。

滿載著自新城歸來的學生與攤販，這列火車行近了，一郎忽然好像清醒了，他轉過身來，對著閣樓這邊也大聲叫喚著：

「二——郎——」淒烈的聲音蓋過所有晚雲的色彩，然後身體像落花般自橋上墜下，火車嘩地一聲駛近了。

村子裏的人竟沒有一個願意去打撈一郎的屍體「伊是個瘋子啊！」他們說

當月亮升起後，二郎抱著一郎自污泥池中蹣跚地爬起，他喃喃地說「一郎是自己投河的，不是他們殺了他，你看他臉上沒有一絲傷痕。」

以後幾個晚上二郎常在夢中高喊著「不是！我不是瘋子！」

葬了一郎後，阿爸突然來了一封信要我回去。阿爸在故鄉跟人家打起官司來了，那年冬天過去了也沒有宣判結果，一直到第二年春天，雙方又在庭外和解了。從此一家人又搬回了中部的老家。阿爸要我繼續就學，準備投考大學聯招，翌年我很幸運地考上了南部的學校。次一年的暑假，我要求阿爸讓我回去二孀家住一段時間，阿爸答應了。沒有見到二郎總也有三四年了吧！不知道他變得怎樣。

二孀家還住在溪仔溝邊的貧民區內，我登上木樓，敲著門期待著。來開門的是二孀，她還是那件黑布衣，挽著同樣一把髻，張大著眼睛看著我。我對她笑著；她「唉呀」了一聲：「天賜呀！都長得這般高啦！」一把拉著我進去。二郎也在屋裏。他變了，變了許多。單穿著一件短背心內衣，露出腋下兩叢黑黑的毛，看著我進來，他揚了揚下巴。「喲！你來了！」算是招呼過了，順手丟了一粒檳榔過來，便跟著一雙日本木屐噓！噓！地踱到窗前晃著。我向二孀說明我整個夏

天都想住在這兒後，二郎復又踱過來拋下了一句話：「房間讓伊住，我到閣樓上去。」開了門便嗑嗑又踱到樓下去了。

初住進來的幾天，我很驚訝，二郎居然是個小偷。好幾次他公然地拿著蘋果請我，他一向沒什麼錢，我很感激他，向他道謝時，他卻很老大地擺擺手說：「不必謝了，反正也不花我什麼錢。」又有幾次他被追得青著臉色闖進來，木樓下聚著一群人拿著棍棒菜刀叫罵著。直到二孀從街上趕來，也是又磕頭又落跪地才能平息人家的怒氣。沒有二孀，二郎怕早該死了。我漸漸覺得灰心了。

七月裏的一天，天氣燠熱得異常，木樓更是悶人。我無聊地在街上踱著。市場裏圍起了一大圈人，聽人說是：「捉到賊了」。我慌忙擠到中間去，果然，二郎被兩個少年漢強壓著跪在泥水裏，一個腫腫的中年人手裏操起一尾魚，含著血污就像二郎臉上摔去。「幹！你不是愛吃魚嘛？讓你吃個夠！」鱗片污水染得二郎滿頭滿臉。他呸地吐出一片進口的魚鱗。

「不愛吃吧！不愛吃你偷幹嗎？」那個魚販一手提著那尾魚，一手操起一把刀，突然一脚往二郎肚子上踹，二郎在地上打滾呻吟著。那魚販轉向四週的觀眾，提起他的魚大聲喧嘩著：

「伊娘的，這個三支手的來我這兒作賊前後足足有三次了，幹！第一次我拿著一支棍子，伊娘跪著叫我放了他；又一次我拿著一把菜刀，伊娘給我磕頭又求我放了他。這次是第三次了，老子一定要給他好看！」

他從屋裏搬出一個大桶來，滿溢著阿摩尼亞的臭味，他把二郎的鼻子捏起來，把連著桶的水管硬塞進二郎的喉管，然後那淡黃色的液體便使得二郎的喉結咕噏地跳動著，直到尿液再也無法從二郎口中進入時，魚販才把他的鼻子放開，他們又從鼻孔裏溢出來了。

我實在看不下去，一路哭著奔回閣樓上去。

晚上二郎躺在床上哭得傷心，誰又曾受過如此地屈辱呢，二孀一直等著他。午夜後，二郎祇剩下一口氣乾乾地抽噎著。我一直怯怯地坐在閣樓口，偷偷窺著裏頭的動靜，但卻一直不好意思上去問候，我想他這個樣子也不願意讓我看到。

鐘敲了一下，二孀撫摸著二郎清秀的臉龐呢喃著：「阿郎！不是你的錯，是阿母不該生你，自從有了你大哥後，醫生才發現你公公竟是個精神病患，阿郎！這沒有你的錯，是你阿爸和我錯了；阿爸！阿母對不住你。」

二孀擡起手來擦乾臉上的淚痕，仍祇是靜靜地躺著。「阿郎！那時候真的不想有你，家裏窮，哪有什麼辦法呢！也祇是和你阿爸斷了關係。你阿爸愛喝酒，我哪能抵得過他酒後的暴力。」

「阿郎！原諒阿母！」

「後來，我的肚子一天天大了，你阿爸卻去找了一把藥，硬要塞到我的嘴裏，阿母不從；當初拚了命不想有你，一旦有了，又拚著命要留你，阿郎！不要怪阿母。」

二郎乾脆閉起眼睛來，一會兒似乎睡過去了。二孀還是安靜地守著，老人家的精神哪有少年

家硬挺，鐘敲兩下時她開始支持不住了，顛顛地打著瞌睡。二郎忽然醒來了，將她引到懷裏摟著說：「阿母你沒有錯，是二郎錯了。」

二郎還是被送到警察廳裏去了，我再次見到他時，他真的瘋了。

二嬸和我一起去看他時，他已經完全不認得我們了。那家精神病院設在一個山坡頂上，向四面豎起了高高的圍牆，事實上與監獄實在沒有什麼兩樣。

聽說二郎進了警察廳後，坐了一陣子黑牢，裏面一查他是小偷，打他打得很毒，二郎竟嚇得瘋了。

我看到他時他的背整個駝了，身形消瘦得可怕，更顯得一雙眸子黑得晶亮。二嬸叫著他時，他正有一聲沒一聲地哼著：

「見到網，目眶紅

破得這大坑

想要補，無半項

誰人知我苦痛」

二嬸哭死在鐵絲網上，著嗓子喊著：

「不是網，祇是一場夢，一場夢。」

警衛靠過來了，我趕快把二嬸扶起。

我大學畢業時，倒是聽說二郎病好了。一年後我突然收到了他的一封信。他告訴我：他要結婚了，對象是鄰村的小姐。

「玉梅小姐和我也很想見你，不論如何，你能不能來一趟。」他的信裏寫著。

回去那天，二郎一直忙著，他還是消瘦，祇是臉上增添了一分淡然的神采。二嬸家搬離了貧民區，二郎在靠山的田邊另築了一幢新居，祖孫三代將來打算長住在一起。二郎學過土木，屋裏屋外都是他一手攬在身上。

媒來媒往，結婚總又是他自己的事，別人也幫不上忙。

入夜後，我和二郎才有時間單獨談話。二嬸家一向清苦慣了，這連這幢新居也祇捨得亮起一只二十燭光的小灯泡。就著滿壁黃澄澄的燈光，不知怎的，少年時的往事倒是一幕幕的映現。有意引起他的回憶，我問：

「還記得吧？以前你不是說不結婚的。」我笑觀他一眼，他倒也坦然地回視一笑。

「以前不結婚是爲了那病——」他看著我，我對他點點頭表示會意。

「現在——現在不怕生孩子了。」

他還是保留著少年時代微微地羞澀說著，臉倒有些紅了。他復又笑著，一會兒竟笑得兩肩輕輕地抖著，一邊還顧自搖搖頭，我也對他諷解地一笑，等他告訴我他的故事。

「現在說起來也沒什麼啦！倒也不怕你笑！」他又瞞了我一眼，嘴角抿著笑意，我沒有再對

他笑。

「你還沒有來以前，我倒也有幾個朋友：阿德、金助、黑狗林——就是廟口那群人——那時候鎮上有一個叫麗雪的外省婆，長得很肉感，黑狗林說有一天絕對要把她的肚子弄大，可是每次那個麗雪一把她那對奶子一挺，挺到他們面前，就活像那兩大團肉埋著了他們的臉，一個個瞪大了眼睛張著口，都快窒息了，那情況真令人作嘔。等到那外省婆一扭身，他們又木著舌，痴傻地看著那女人祇裹著一條薄布片的肥白的臀子，簡直就像恨不得鑽進去嗅個夠，呸！呸！」即使是少年時代的事了，再想起來他倒也還有二絲激動。

「有一次，我火了就——唉！那時候也是——唉！那天也很奇怪，我突然就對著那個叫麗雪的大叫『呸——那是什麼，好像是拉鏈喔！嘿！拉鏈怎麼這樣，嘿！拉鏈拉鏈——』那個女人嚇得左提右拉的，虧她還知道害臊，本還以為她掉就讓它掉了，掉了更乾淨。等她發覺被戲弄了，很慍慍地奔過來，兩手腰上一叉，一對奶子往你臉上一挺，氣勢便壯大了許多。

「操你媽的，你說我的拉鏈怎麼啦！你說啊！你說啊！」那對奶子遮住了半邊天，塗著血紅寇丹的指甲在你眼前搓啊搓著，實在有血淋淋的感覺。

「見鬼！誰說你的拉鏈怎麼啦！」我申辯著，不肯承認。

「操！你沒說，那麼盡嚷嚷著拉鏈幹嘛？你才見鬼哩！」她再向前逼一步，我就走投無路了，不錯！我的確喊過，但那時哪有顧到後果，我一時情急就——唉！說來丟人！」

我眼著他，眼神裏漾著笑意，大概是被我瞧得不好意思吧！他埋下首來繼續敘述他的故事。「那個外省婆實在——唉！伊一直拉鏈拉鏈哇啦個沒完，我一氣，刷地拉下褲上的鏈子，對著她大叫『我的褲鏈掉了啦！不然妳想怎樣！』這個外省婆唉著：『短命鬼啊！千刀萬剮不得好死的！』趕緊紅著臉逃了。

「唉！那時候實在是輕狂。」他靦靦地嘆息著，我早已笑彎了腰。

夜深了，村中很靜，祇有一片蛙鳴伴著我朗朗的笑聲，許久，等我止住了笑，二郎捻熄了手上的煙，又說道：「當時一群人倒也怪模怪樣的鬼叫著，但是隔天黑狗林仔就在村裏宣傳這一件事，村裏的人才開始相信我是個瘋子。」想想又冷冷地哼哼，神情反而顯得落寞了。「你不會告訴玉梅吧！她是外村人。」「不會的，你放心。」我拍拍他的手臂，他的眼中充滿了感激。

總也交過午夜了吧！有隻雄雞已經啼得很孤芳自賞了。很有種衆醉獨醒的氣概。我站起身來拍拍二郎的肩頭說：「也該歇了，明天可是你要當新郎囉！」他沒有理會我，祇是癡神地凝睇著忍冬在默想：像是要從頭再檢拾一次生活，而天明後將是另一個開始。

「它是什麼？」他又哼哼冷笑，「有一次我到書店拿了一本書，帶到鐵橋上，看都不看就開始一頁一頁地撕，看著那些紙花撒落在溪仔溝的水面。就像是一種習慣，譬如抽煙，也不是什麼好，也不是什麼不好，就祇是一種習慣性而已。」

「就這麼自暴自棄？」我又問他。

他默然了。忽又說道：

「一旦人群都先放棄了你，什麼又算是自暴自棄呢？」

這一刻很令我想起少年時在鐵橋架上的情景也是這樣：我發問，二郎回答。那隻雞又啼了一陣子，真的該睡了，不知怎的，卻又有些戀戀。好像永遠不會再有這樣的夜晚。

二郎忽然起身說他想去解手，新厠所裏還沒有來得及埋水管，到田地去順便可以就著出溝水洗洗手。

我倚著房等他回來，不知不覺竟朦朦朧朧地睡去，夢裏忽然聽到傳來一陣叫罵：「捉賊呀！那是什麼人敢偷拔我的稻苗，夭壽短命的，是不是二郎？是喔？就是那個三隻手的，好啊！今天看你跑那裏去，幹伊娘的，打啊！給你死啊！打啊！」等我趕去時，二郎早已躺在田埂上了，口裏不斷淌出來白沫，泥塊污得滿頭滿臉。我抱起他時，兩鬢秀眉還可依稀有見蹙著，彷彿包涵了一絲絲寬容。

二郎在天還沒有來得及亮前便在醫院裏死了。

回去之前我要求二孀再讓我拜別二郎。二郎的墓就設在一郎附近，中間是二叔的墳，傍著留了一塊地給二孀，一郎二郎都在左右。幾天沒來，墓地的草倒一下長得猖狂，我向二孀要了一把鐮刀，低著頭開始割起草來，一切都如往昔，我倒願意再回到那年清明，再讓二郎輕輕地吐我「小心，那是忍冬花，不是害草！」現在都晚了，二孀又再次披上黑衣了。

我從二孀手中接過行李，開始朝著公路走去，我不願意坐火車回去，因為它需得經過溪仔溝的鐵橋。一路上頻頻地回著頭，看到在一片荒墳起伏間之著一位白髮黑衣的老婦，陽光出來了，冬天已經過去，而淡黃的忍冬花猶且兀自開著。

(第二十九期)